

新刻  
改正

# 論語

後藤點

三

太政官文庫			
漢書門	七八五	一〇九	冊架函號

內閣文庫			
漢書類	七八五	一〇九	冊架函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785	
冊數	10	( 5 )	
函號	277	18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論語卷之六

朱熹集註

先進第十一

此篇多評弟子賢否凡二十五章胡氏曰此篇記閔子  
騫言行者四而其一直稱閔子疑閔氏門人所記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

子也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野人謂郊外之民君子謂賢士大夫也程子曰先進於  
禮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朴而以為野人後進之於禮樂文過其實今反謂之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彬彬而以為君子蓋周末文勝故時  
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

及門也從夫聲孔子嘗厄於陳蔡之間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  
不在門故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德行顏

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

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行夫聲弟子因孔子之言記  
此十人而非目其所長分為

子曰回四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於此可見○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  
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



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說音悅助我若子夏

之起予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也顏子於聖人之言默識心通無所疑問故夫子云然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胡氏曰夫子之於回豈真以助我望之蓋聖人之謙德又以深覺顏子云爾

昆弟之言

問去聲胡氏曰父母兄弟稱其孝友入皆信之無異詞者蓋其孝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歎而美之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三妻並去

聲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一日三復此言事見家語蓋深有意於謹言也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兄子妻之○范氏曰言者行之表行者言之實未有易其言而能謹於行者南容欲謹其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

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

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好去聲范氏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略者臣之告君不可不盡若康子者以待其能

問乃告之此教誨之道也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

椁

顏路淵之父名無繇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而受學焉椁外棺也請為椁欲賣車以買椁也

子曰才不才亦

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

行以為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

也

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先孔子卒言鯉之才雖不及顏淵然已與顏路以父視之則若子也孔子時已致仕尚從大夫之列言後謙辭○胡氏曰孔子遇舊館人之喪嘗脫

駟以賻之矣今乃不許顏路之請何耶華可以無椁駟可以脫而復求大夫不可以徒行命車不可以與人而鬻諸市也且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勉強以副其意豈誠心與直道哉或

喪予天喪予

喪去聲噫傷痛無傳若天喪已也

顏淵死子日噫天

慟從者日子慟矣

從去聲慟哀過也

日有慟乎

哀傷之至不自知也

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

夫音扶為去聲夫人謂顏淵言其死可惜哭之宜慟非他人之比也○胡氏曰

痛惜之至施當其可皆情性之正也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日不



可喪具稱家之有無貧而厚門人厚葬之蓋顏路子曰回

也視子猶父也子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

夫二三子也數不得如葬鯉之季路問事鬼神子曰

日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日未知生

焉知死焉於度反問事鬼神蓋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所以有不

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蓋幽明始終初無二理但樂之有聲不可躡等故夫子

告之如此○程子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

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

樂剛強之貌子樂者樂得英才而教育之若由也不得其死

然尹氏曰子路剛強有不得其死之理故因以戒之其後子路卒死於衛魯人

為長府長府藏名藏貨財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

何何必改作仍因也貫事也王氏曰改作勞民傷子曰夫人

不言言必有中言不妄發發必當子曰由之瑟

奚為於丘之門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已不同也家語云子路鼓瑟

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

入於室也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故夫子釋之升堂入室喻入道之次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

也過商也不及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為苟難故常過中曰然

則師愈與與平聲愈子曰過猶不及道以中庸為至賢智

肖之不及然其失中則一也○尹氏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夫過與不

及均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聖人之教抑其過引其不及歸於中道而已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

益之為去聲周公以王室至親有大功位冢宰其富宜矣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之非壞奪其君刻剝其民何以得此冉有為季氏宰又為之急賦稅以益其富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非吾徒絕

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聲其罪以責之也聖人之惡黨惡而害民也如此然師嚴而友親故已絕之而猶使門人正之又見其愛人之無已也○范氏曰冉有以政事之才施於季氏故為不善至於如此由其心術不明不能及求諸身而以仕為急故也柴也愚柴孔子弟子姓高字羔愚者知不足而厚有餘家語記其足不履影

啓發不殺方長不抗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避難而行不徑不寬可以見其為入矣參也魯魯鈍也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入曰曾子

之學誠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辨不為不多而卒傳其道乃質魯之人爾師也故學以誠實為實也尹氏曰曾子之才魯故其學也確所以能深造乎道也

辟辟婢亦反辟便辟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由也嗇嗇五且反嗇粗俗也傳稱嗇者謂俗論也○揚氏曰四者性之偏語之使知自

子曰回也其庶乎庶近也言近道也屢空數至空匱也不以貧窶動心而求富故屢至於空匱也言其近道又能安貧也賜不受命

屢空屢空數至空匱也不以貧窶動心而求富故屢至於空匱也言其近道又能安貧也

而貨殖焉億則屢中甲去聲命謂天命貨殖貨財生殖也億意度也言子貢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道然其才識之明亦能料事而多中也程子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人之豐財但此心未忘耳然此亦子貢少時事至聞性與天道則不為此矣○范氏曰屢空者簞食瓢飲屢絕而不改其樂也天下之物豈有可動其中者哉貧富在天而子貢以貨殖為心則是不能安受天命矣其言而多中者億而已非窮理樂天者也夫子嘗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聖人之不貴言也如是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程子曰踐迹如言循途守轍善人雖不必踐舊迹而自不為惡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也○張子曰善人欲仁而未志於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蹈於惡有諸已也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

子曰論篤是與與如字言但其言論篤實而與之則未知其為君子者乎為色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

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

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



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兼人謂勝人也張敬夫曰聞義固當勇為然有父兄在則有不可得而專者若不稟命而行則反傷於義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則於死當為不患其不能為矣持患為之之意或過而於所當稟命者闕耳若再求之資稟失之弱不患其不稟命也患其於所當為者遠巡畏縮而為之不勇耳聖人一進之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之無過不及之患也

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謂相夫在後何敢死謂不赴聞而必死也胡氏曰先王之制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存則致死焉况顏淵之於孔子恩義兼盡又非他人之為師弟子者而已即夫子不幸而遇難回必損生以赴之矣損生以赴之幸而不死則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討以復離不但已也夫子而在則回何為而不愛其死以犯匡人之鋒乎

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

子曰吾以子為異之間曾由與求之間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不可則止者必行己之志

子曰然則從之者與

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必不從之蓋深許二子以死難不可奪之節而又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尹氏曰季氏專權僭竊二子仕其家而不能止也知其不可而不能止也可謂具臣矣是時季氏已有無君之心故自多其得人意其可使從已也故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其庶乎二子可免矣

宰

子曰路為季氏宰而察之也

子曰然後為學

言治民事神皆所以為學

惡去聲治民事神固學者事然必學之已成然後可仕以行其學若初未嘗學而使之即仕以為學其不至於慢神而虐民者幾希矣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詞窮而取辨於口以



樂人耳故夫子不斥其非而特惡其佞也○范氏曰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蓋道之本在於修身而後及於治入其說具於方冊讀而知之然後能行何可以不讀書也子路乃欲使子羔以政為學夫先後本末之序矣○子路曾督冉有公

西華侍坐（坐才卧反晉曾參文名點）子曰以吾一日長乎

爾毋吾以也（長上聲言我雖年少長於汝然汝勿以我長而難言蓋謙之虛言以觀其心而聖人和氣謙德於此亦可見矣）

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言女平居則言人不知我如或有人知女則女將何以為用也）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

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

子晒之（乘去聲鑿音機鐘音僅比必二反下同晒詩忍反率爾輕遽之貌攝管束也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因仍也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饑方同也謂向義也民向義則能親其上死其長矣晒微笑也）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

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

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求爾何如孔子問也下放此方六七十里小國也如猶或也五六十里則又小矣足富足也俟君子言非已所能非有謙退又以子路見晒故其詞益遜）

赤爾何如對曰非曰

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

為小相焉（相去聲公西華志於禮樂之事嫌以君子自居故將言已志而先為遜辭言未能而願學也宗廟之事謂祭祀諸侯時見曰會眾親曰同端玄端服章甫禮冠相贊君之禮者言小亦謙辭）

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舌瑟

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

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

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

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鏗苦耕反舍上聲撰上免反莫冠並去聲）

論語三



沂漁依五零音于四子侍坐以齒為序則點當次對以方鼓瑟故孔子先問求赤而後及點也布間歌也作起也撰具也莫春和煦之時春服軍袷之衣浴盥濯也令上已後除是也沂水名在魯城南地志以為有溫泉焉理或然也風乘涼也舞雩祭天禱雨之處有壇墀樹木也詠歌也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以欠闕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而其言志則又不過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己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於言外視三子之規規於事為之未者其氣象不侔矣故夫子歎息而深許之而

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夫音曰夫子何哂由也點以子路之志

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夫子蓋許其能特哂其不遜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

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與平聲下同曾點以再求亦欲為國而不見哂故微問之而夫子之答無貶詞蓋亦許之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

侯而何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此亦曾皙問而夫子答也

孰能為之大言無能出其右者亦許之之詞○程子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飲有先後之序如子路冉有公西赤言志如此夫子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入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又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嘉舜氣象也誠異三子者之撰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子路等所見者小子路只為不達為國以禮以理是以哂之若達却便是這氣象也又曰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孔子不取曾點狂者也未必能為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故曰谷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曾點知之故孔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又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

二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凡二十

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仁者本心之全德克勝也已謂身之私欲也復反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為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歸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又言為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預又見其機之在我而無難也日日克己之不以為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程子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己私

論語



皆歸於禮方始是仁又曰克已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  
天下歸仁謝氏曰克已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  
顏淵曰請問其

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  
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顏淵聞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然矣故不復有所疑問而直請其條目也非禮  
者已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之所以為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私勝則動容周旋無  
不中禮而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事如事事之事請事斯語顏子默識其理又自知  
其力有以勝之直以為已任而不疑也○程子曰顏淵問克已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  
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  
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其箴曰心兮本虛  
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聽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已復禮久而誠矣  
其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聞邪存誠非禮勿  
聽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  
所召傷易則誣傷煩則支已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其動箴曰於人知幾誠  
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愚  
按此章問答乃傳授心法以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故惟顏子得  
聞之而凡學者亦不可以不勉也程子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

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

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

請事斯語矣  
敬以持已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內  
外無怨亦以其效言之使以自考也 程子曰孔子

子曰仁者其言也訥  
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唯謹獨  
便是守之之法或問出門使民之時如此可也未出門使民之時如何曰此儼若思時也  
有諸中而後見於外觀其出門使民之時其敬如此則前乎此者敬可知矣非因出門使民  
然後有此敬也愚按克已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顏冉之學其高下淺深於此可見  
然學者誠能從事於敬恕之間而  
有得焉亦將無已之可克矣  
○司馬牛問仁  
名犁向魁之弟  
子曰弟子

其言也訥斯謂之  
也夫子以牛多言而躁故告之以此使其  
於此而謹之則所以為仁之方不外是矣  
曰其言也訥斯謂之

仁矣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  
仁道  
牛意

至大不但如夫子之所言故夫子又告之以此蓋心常存故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而易  
者非強閉之而不出也楊氏曰觀此及下章再問之語牛之易其言可知 程子曰雖為司



馬牛多言故及此然聖人之言亦止此為是愚謂牛之為人如此若不告之以其病之所切而泛以為仁之大槩語之則以彼之疎必不能深思以去其病而終無自以入德矣故其告之如此蓋聖人之言雖有高下大小之不同然其切於學者之身而皆為入德之要則又初不異也讀者其致思焉

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向魑作亂牛常憂懼故夫子告之以此曰

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

疚夫何憂何懼夫音扶牛之再問猶前章之意故復告之以此疚病也言由其平日所為無愧於心故能內省不疚而自無憂

司馬牛憂懼未可遽以為易而忽之也晁氏曰不憂不懼由乎德全而無疵故無入而不自得非實有憂懼而強排遣之也

日人皆有兄弟我獨亡牛有兄弟而云然者憂其為亂而將死也子曰

商聞之矣蓋聞之夫子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

無兄弟也命稟於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天莫之為而為非我所能必但當順受而已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

既安於命又當脩其在己者故又言苟能持已以故而不間斷接人以恭而有節文則天下之人皆愛敬之如兄弟矣蓋子夏欲以

寬牛之憂故為是不得已之辭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胡氏曰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特以廣司馬牛之意意圖而語滯者也唯聖人則無此病矣且子夏知此而以哭子喪明則以

藏於愛而昧於理是○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

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讚莊陰反愬蘇路反浸潤

如水之浸灌滋潤漸漬而不驟也譖毀人之行也膚受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如易所謂剝

於近矣此亦必因子張之失而告之故其辭繁而不殺以致丁寧之意云楊氏曰驟而語之

與利害不切於身者不行焉有不待明者能之也故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然後謂之明而又謂之遠遠則明之至此書曰視遠惟明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言倉廩實而武備脩然後教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也叛

子曰信



日去兵

去上聲下同言食足而信孚則無兵而守固矣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

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

無信不立

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無信則雖生而無以自立不若死之為安故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

也○程子曰孔門弟子善問直窮到底如此章者非子貢不能問非聖人不能答也愚謂以人情而言則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以孚於民以民德而言則信本人之所固有非兵食既得而先也是以為政者當身率其民而以死守之不以危急而可棄也

已矣何以文為

棘子成衛大夫疾時人文勝故為此言

子貢曰惜乎夫

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

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然言出於舌則駟馬不能追之又惜其失也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

之鞞

鞞其郭反鞞皮去毛者也言文質等耳不可相無若必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夫棘子成矯當時之弊固失之過而子貢矯子成

又無本末輕重之差晉失之矣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

如之何

稱有若者君臣之詞用謂國用公意蓋欲加賦以足用也

有若對曰盍徹

乎

徹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其一則為什而取一矣故有若請但專行徹法

也

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

也

二即所謂什二也公以有若不喻其旨故言此以示加賦之意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

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有若深言君民一體

之意以止公之厚歛為人上者所宜深念也楊氏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正而後井地均穀祿平而軍國之須皆量是以為出焉故一徹而百度舉矣上下寧憂不足足以一獨不足而赦之微疑若迂矣然什一天下之中正多則筭寡則貉不可改也後世不究其本而唯末之圖故征斂無藝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又惡知蓋徹之當務而不為迂乎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

也

主忠信則本立徙義則日新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

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惡去聲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命非可得而欲也以愛惡而欲



其生死則惑矣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則惑之甚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詞

也舊說夫子引之以明欲其生死者不能使之生死如此詩所言不足以致富而適足以取異也程子曰此錯簡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因此下文亦有齊景公字而誤也揚氏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則非誠善補過不蔽於私者故告之如此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齊景公名杵臼曾昭公末年孔子適齊

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此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也是時景公失政而大夫陳氏厚施於國景公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其君臣父子之間皆失其道故夫子告之以此

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景公善孔子之言而不能用其後果以繼嗣不定啓陳氏殺君篡國之禍

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折之台反與平聲片言半言折斷也子路忠信宿留也猶宿然之宿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記者因夫子之言

子路無宿諾明決故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辭之畢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無訟乎范氏曰聽訟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則無訟矣揚氏曰子路片言可以折訟而不知以禮遜為國則未能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居謂存諸心無倦則始終如一一行謂發於事以忠則表裏如一○程子曰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則必倦而不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成者誘掖獎勸以成其事也君子小人所行既有厚薄之殊而其所好又有善惡之異故其用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范氏曰未有已不正而能正人者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無訟乎范氏曰聽訟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則無訟矣揚氏曰子路片言可以折訟而不知以禮遜為國則未能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居謂存諸心無倦則始終如一一行謂發於事以忠則表裏如一○程子曰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則必倦而不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成者誘掖獎勸以成其事也君子小人所行既有厚薄之殊而其所好又有善惡之異故其用



胡氏曰魯自中葉政由大夫家臣效尤據色背叛不正甚矣故孔子以是告之欲康子以正自克而改三家之故惜乎康子之溺於利欲而不能也 ○季康

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為盜民亦知恥而不竊○胡氏曰季氏竊柄康子奪嫡民之為盜固其所也盡亦反其本耶

孔子以不欲啓之其旨深矣奪嫡事見春秋傳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子曰如殺

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

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

之德艸艸上之風必偃

○子張問士何如斯

可謂之達矣

子張對曰在邦必

達者

聞在家必聞 子曰是聞也非達也

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

必達

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

必聞在家必聞

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

子曰善哉問

先事後得

樊遲從遊

子曰善哉問

先事後得

樊遲從遊

子曰善哉問



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

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與平聲

得猶言先難後獲也為所當為而不計其功則德日積而不自知矣專於治已而不責人則已之惡無所匿矣知一朝之忿為甚微而禍及其親為甚大則有以辨惑而懲其忿矣樊遲

麤鄙近利故告之以此三者皆所以救其失也○范氏曰先事後得義而下利也人惟有利欲之心故德不崇惟不自省已過而知人之過故慝不脩感物而易動者莫如忿忘其身

以及其親惑之甚者也惑之甚者必起於細微能辨之於早則不至於大惑矣故懲忿所以辨惑也

樊遲問仁子曰仁之施知人知之務

愛人問知子曰知人上知字去聲下同愛人

達曾氏曰達之意蓋以愛欲其周而知有所擇故疑二者之相悖爾子曰舉直錯諸枉能

使枉者直舉直錯枉者知也使枉者直則仁矣如此則二者不惟不相悖而反相為用矣樊遲退見

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鄉去聲見賢遍反達以夫子之言專為知

者之事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

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選息慮反陶音遙遠如字伊尹湯之

相也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為仁不見有不仁者若其遠去爾所謂使枉者直也子夏蓋有以知夫子之兼仁知而言矣○程子曰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雖若有淺近者而其包舍無所不盡觀於此章可見矣非若他人之言語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也尹氏曰學者之問

也不獨欲聞其說又必欲知其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欲為其事如樊遲之問仁知也夫子告之盡矣樊遲未達故又問焉而猶未知其何以為之也及退而問諸子夏然後有以知之使其未喻則必將復問矣既問於師又辨諸友當時學者之務實也如是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晉工毒反道去聲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之然以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而見疏則自辱矣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講學以會友則

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

論語卷之六

論語卷之六

論語卷之六

論語卷之六



論語卷之七

朱熹集註

子路第十三

凡三

十章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

之

勞如字蘇氏曰凡民之行以身先之則不令而行凡民之事以身勞之則雖勤不怨

請益曰無倦

無古本作

母吳氏曰勇者喜於有為而不能持久故以此告之○程子曰子路問政孔子既告之矣及請益則曰無倦而已未嘗復有所告姑使之深思也

仲弓

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

才

有司衆職也宰兼衆職然事必先之於彼而後考其成功則已不勞而事畢舉矣過失誤也大者於事或有所害不得不懲小者赦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賢有德者

司皆得其人而政益脩矣

日焉知賢才而舉之日舉爾

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焉於度反舍上聲仲弓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故孔子告之

以此程子曰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存公私之間爾○范氏曰不先有司則君行巨職矣不赦小過則下無全人矣不舉賢才則百職廢矣失此三者不可以為季氏宰况天下乎

子路

日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

衛君謂出公也時曾哀公

之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衛

子曰必也正名乎

是時出公不父其父而禡其祖名實紊矣故孔子以正名為先

謝氏曰正名雖為衛君而言然為政之道皆當以此為先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

正

迂謂遠於事情言非今日之急務也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

不知蓋闕如也

野謂鄙俗責其不能闕疑而率爾妄對也

名不正則言不

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楊氏曰名不當其實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無以考實而事不成

事不

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

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中去聲范氏曰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事不成則

無序而不和故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施之政事皆失其道故刑罰不中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

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



矣

程子曰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胡氏曰衛世子蒯聵其母南子之淫亂欲殺之不果而出奔靈公欲立公子郢郢辭公平夫人立之又辭乃立蒯聵之子輒以拒蒯聵夫蒯聵欲殺母得罪於父而輒據國以拒父皆無父之人也其不可有國也明矣夫子為政而以正名為先必將其事之本未告諸天王請于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則人倫正天理得名正言順而事成矣夫子告之之詳如此而子路終不喻也故○樊

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

吾不如老圃種五穀曰稼種蔬菜曰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

須也小人謂細民孟子所謂小人之事者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

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

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好去聲夫音扶襁居又反焉於虔反禮義信大人之事也好義則事合宜情誠實也敬服用情蓋各以其類而應也襁纒纒為之以約小兒於背者○楊氏曰樊須遊聖人之門而問稼圃志則陋矣辭而闕之可也待其出而後言其非何也蓋於其問也自謂農圃之不如則拒之者至矣須之學疑不及此而不能問不能以三隅反矣故不復及其既出則懼其終不喻

也求老農老圃而學焉則其失愈遠矣故復言之使知前所言者意有在也○子曰誦詩三百授之

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

以為使去聲專獨也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温厚和平長於風諭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程子曰窮經將以致

用也世之誦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乎然則○子曰其身正不令

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子曰魯衛之

政兄弟也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亦兄弟之國而是時衰亂政亦相似故孔子美之子謂衛公子荆善

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

苟美矣公子荆衛大夫苟聊且粗畧之意合聚也完備也言其循序而有節不以欲速盡美累其心○楊子曰務為善美則累物而驕格之心生公子荆皆

子曰適衛冉有僕僕御車也子曰庶矣哉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庶而不富則民生不

庶衆也



故制田里薄賦  
歛以富之

日既富矣又何加焉日教之

富而不教

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胡氏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壽以三事然自  
三代之後能舉此職者百無一二漢之文明唐之太宗亦云庶且富矣西京之教無聞焉明  
帝尊師重傳臨雍拜老宗戚子弟莫不受學唐太宗大召名儒增廣生員教亦至矣然而  
未知所以教也三代之教天子公卿躬行於上言行政事皆可師法彼二君者其能然乎

○子曰苟有用我者其月而已可也三年

有成

三月謂周一歲之月也可者僅辭言綱紀布也有成治功成也尹氏曰孔  
子嘆當時莫能用已也故云然愚按史記此蓋為衛靈公不能用而發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

矣誠哉是言也

勝平聲去上聲為邦百年言相繼而久也勝今化未早  
之人使不為惡也去殺謂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也

蓋古有是言而夫子稱之程子曰漢自高惠至于文景黎民醇厚幾致刑措庶乎其近之矣  
尹氏曰勝殘去殺不為惡而已善人之功如是若夫聖人則不待百年其化亦不止此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一世仁謂教化浹也程子曰周自文武至于成王而後禮樂興即其效也或問三年必世  
遲速不同何也程子曰三年有成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使之浹

於肌膚淪於骨髓而禮樂可興  
所謂仁也此非積久何以能致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

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冉有

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

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朝也晏晚也政國政事家事以用也禮大夫雖不治事猶得與聞國政是時季氏專魯其於  
國政蓋有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私室者故夫子為不知者而言此必季氏  
之家事耳若是國政我嘗為大夫雖不見用猶當與聞今既不聞則是非國政  
也語意與執微獻陵之對略相似其所以正名分抑季氏而教冉有之意深矣

○定

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

不可以若是其幾也

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

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幾期也詩曰如幾如式言一言  
之間未可以如此而必期其效

易去聲當時  
有此言也

因此言而知為君之難  
則必戰戰兢兢臨深履



薄而無一事之敢忽然則此言也豈不可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

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

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喪去聲下同祭音洛

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

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范氏曰如

不善而莫之違則忠言不至於其君日驕而臣日諂未有不安邦者也謝氏曰知君之

難則必敬謹以持之惟其言而莫予違則諛諂面諛之人至矣邦未必遠與喪也而與喪之

源分於此然此非識微之君子何足以知之

葉公問政音義並見第七篇子曰近者說

遠者來說音悅被其澤則說聞其風則來然必近者說而後遠者來也子夏為莒父宰

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

見小利則大事不成父音甫莒父魯邑名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序而反不達見小者之為利則所就者小而

所失者大矣○程子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夏問政子曰無欲

速無見小利子張常過高而未仁子夏之病常在近小故各以切己之事告之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

子證之語去聲直躬直身而行者有因而盜曰攘孔子曰吾黨之直者

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為去聲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為直而直在其中謝氏曰順理為直父不為

子隱子不為父隱於理順耶替瞽殺久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當是時愛親之心勝其於

直不直何暇計哉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恭主容敬主事恭見於外敬主子中之夷狄不可棄勉其固守而勿失也○程子曰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初無二語也克之則睟面盎背推而達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胡氏曰樊遲問仁者三此最先難次之愛人其最後乎

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使去聲此其志有所不為而其材足



以有為者也子貢能言故以使事而之之蓋為使之難不獨貴於能言而已

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

孝焉鄉黨稱弟焉

弟去聲此木立而材不足者故為其次

曰敢問其次

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

以為次矣

行去聲硜苦耕反果必行也硜小石之堅確者小人言其識量之淺狹也此其本末皆無足觀然亦不害其為自守也故聖人猶有取焉

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

之人何足算也

齊河交反算亦作筭悉亂反今之從政者蓋如魯三家之屬噫心不平聲斗量名容十升筭竹器容斗二升斗筭之人言鄙細也算數也子貢之問每下故夫子以是敬之○程子曰子貢之意蓋欲為皎々之行聞於人者夫子告之皆篤實自得之事

子曰不

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

者有所不為也

狷音絹行道也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為也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猶可因其志節而激厲哉抑之以進於道非與其終於已而已也○孟子曰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

也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也其志鬱々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

醫善夫

恒胡登反夫音扶南人南國之人恒常久也巫所以交鬼神醫所以寄死生也故雖賤役而尤不可以無常孔子稱其言而善之

恆其德或承之羞

此易恒卦九三爻辭承進也

子曰不占而已

矣

復加子曰以別易文也其義未詳楊氏曰君子於易苟玩其占則知無常之取羞矣其為無常也蓋亦不占而已矣意亦畧通

子曰君

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者無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尹氏曰君子尚義

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

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

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好惡並去

聲一鄉之人宜有公論矣然其間亦各以類自為好惡也故善者好之而惡者不惡則必其有苟合之行惡者惡之而善者不好則必其無可好之實

子曰



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

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

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音悅器之謂隨其材器而使之也。君子之心公而恕，小人之心私而刻。天理人欲之間每相反而已矣。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剛毅木訥近仁。程子曰：木者質樸，訥者遲鈍。四者質之近乎仁者也。楊氏曰：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才訥則不至於外馳。故近仁。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

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

兄弟怡怡。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

教民者，教之以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即就也。戎，兵也。民知親其上，死其長

矣。故可以即戎。○程子曰：七年，云者，聖人度其時可矣。如云：暮月三年，百年一世，大國

五年，小國七年之類，皆當思其作為如何，乃有益。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

之。憲問第十四。胡氏曰：此篇疑原憲所記，凡四十七章。

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

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

知也。

有是四者而能制之，使不得行，可謂難矣。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累。制其情，使不行，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也。此聖人開示之深惜乎。憲之不能再問也，或曰

四者不行，固不得為仁矣。然亦豈非所謂克己之事求仁之方乎？曰：克己，私以復乎禮則私欲不留，而天理之本然者得矣。若但制而不行，則是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而容其潛藏隱伏於胸中也。豈克己求仁之謂哉？學者察於二者之間，則其所以求仁之切益親切，而無滲



漏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  
居謂意所便安處也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行孫並去聲危高峻也孫卑順也尹氏曰君子之持身不可變也至危言則有時而不敢盡以避禍也然則爲國者使士言孫豈不殆哉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能言者或便佞日給而已仁者心無私累見義必爲勇者或血氣之強而已

○尹氏曰有德者必有言徒能言者未必有德也仁者志必勇徒能勇者未必有仁也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臯邊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

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適古活反羿音詣臯五報反邊土浪反南宮适即南宮也臯有究之君善財賦夏后相而篡其位其臣寒浞又殺羿而代之春秋傳作澆浞之子也力能陸地行舟後爲夏后少康所誅禹平水土暨稷播種身親稼穡之事禹受舜禪而有天下稷之後至周武王

亦有天下适之意蓋以羿臯比當世之有權力者而以禹稷比孔子也故孔子不答然适之言如此可謂君子之人而有尚德之心矣不可以不與故保其出而贊美之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夫音扶謝氏曰君子志於仁矣然毫忽之間心不在焉則未免爲不仁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蘇氏曰愛而勿勞禽犢之愛也忠而勿誨婦寺之忠也愛而知勞之則甘爲愛也深矣忠而知誨之則其爲忠也大矣

子曰爲命禪諶艸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禪婢之反諶時林反禪諶以下四人皆鄭大夫州畧也創造也謂造爲艸藁也世叔游吉也春秋傳作子太叔討尋究也論講議也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也脩飾謂增損之東里地名子產所居也潤色謂加以文采也鄭國之爲辭命必更此四賢之手而成詳審精密各其所長是以應對諸侯鮮有敗事孔子言之蓋善之也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  
子產之政不專於寬然其心則一以愛人爲主故孔子以爲惠人蓋舉其善言也

子西曰彼哉彼哉  
子西楚公子申莊遜楚國立昭王而改紀其政亦賢大夫也然不能革其僭王之號昭王欲用孔子又沮



止之其後平百公以致禍亂則其為人可知矣彼哉者外之辭

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人也猶言此人也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齒年也蓋桓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伯氏自知已罪而心服管仲之功故究約以終身而無怨苟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者即此事也○或問管仲子產孰優曰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產之才不勝其德然於聖人之學則繫乎其未有聞也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易去聲更貧難富易人之常情然人當勉其難而不可忽其易也

○子曰魯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公綽魯大夫趙魏晉卿之家老家臣之長六家勞重而無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優有餘也滕薛二國之名大夫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繁大夫位高責重然則公綽蓋廣靜寡欲而短於才者也○楊氏曰知之弗豫在其才而用之則為棄人矣此君子所以患不知人也言此則孔子之用人可知矣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知去聲成人猶言人夫武仲魯大夫名統莊子魯

下邑大夫言兼此四子之長則知足以究理廉足以養心勇足以力行藝足以泛應而又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使德成於內而文見乎外則材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蔽而其為人也亦成矣然亦之為言非其至者蓋就子路之所可及而語之也若論其至則非聖人之盡人道不足以語此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復加曰子者既泰而

復言也授命言不愛其生持以與人也久要曰約平生平日也有是忠信之實則雖其才知禮樂有所未備亦可以為成人之次也○程子曰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天下之達德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武仲知也公綽仁也下莊子勇也冉求藝也須是合此四人之能又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然而論其大成則不止於此若今之成人有忠信而不及於禮樂則又其次者也又曰臧文仲之知非正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不正矣又曰語成人之名非聖人孰能之孟子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如此方不以稱成人之名胡氏曰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蓋不復聞斯行之勇而有終身誦之固矣未詳是也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叔文子

公明賈對曰以告

衛大夫公孫枝也公明姓賈名亦衛人文子為入其詳不可知然必廉靜之士故當時以三者稱之

其詳不可知然必廉靜之士故當時以三者稱之



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

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

子曰：其然，豈其然乎？厭者苦其多惡之之辭。事適其可，則人不厭而不覺其有是，是以稱之。或過而以為，不言。

不笑不取也。然此言也。非禮義充溢於中，得時措之宜者，不能文子疑未及此。但君子與人為善，不欲正言其非也。故曰其然，豈其然乎。蓋疑之也。 ○子曰：

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

不信也。要平聲。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要，有執而求也。武仲得罪奔邾，邾自邾如防使請立後而避邑以示若不得請，則將據邑以叛。是要君也。○范氏曰：要

君無上罪之大者也。武仲之邑受之於君，得罪出奔，則文後在君，非已所得專也。而執邑以請，由其好知而不好學也。楊氏曰：武仲異辭，請後其跡非要君者，而意實要之。夫子之言亦春秋誅意之法也。

○子曰：晉文公諱而不正，齊桓公正

而不諂。諱古穴反。晉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諱，詭也。二公皆諸侯盟主，攘夷狄以尊周室者也。雖以其力假二心，皆不正。然桓公伐楚，仗義執言，不由

詭道，猶為彼善於此文公，則伐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其諱甚矣。二君他事亦多類，此故夫子言此以發其隱。 ○子路曰：桓公

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

糾居黜，反召音邱。按春秋傳，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魯，及無知弒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魯人納之，未克而小白入，是為桓公。使魯殺子糾而請管召忽死之。

管仲請囚鮑叔牙於桓公，以為相。子路疑管仲忘君事，雙忍心害理，不得為仁也。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

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九春秋傳，九合諸侯，不

古字通用，不以兵車言不假威力也。如其仁，言誰如其仁者。又再言以深許之。蓋管仲雖未得為仁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 ○子貢曰：

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

相之。與平聲。相去聲。子貢意不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

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

其被髮左衽矣。被皮寄反。衽而審反。霸，與伯同。長也。匡，正也。莫周室撥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微無也。衽，衣衿也。被髮左衽，夷狄之

也。俗 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



而莫之知也

諒小信也。經鑑也。莫之知，人不知也。後漢書引此文，莫字上有入字。程子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仲糾，於所爭輔之，以爭國。

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糾之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也。知輔之爭，為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若使桓躬而糾，兄管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讐也。若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故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如唐之王珪，魏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可謂害於義矣。後雖有功，何足贖哉。愚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可也。

○公叔文子之

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

僕士免反，百家臣，公朝謂薦之與已同進，為公朝之臣也。

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

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謚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文者。○洪氏曰：家臣之職

而引之使與已並有三善焉。知人一也。忘已二也。事君三也。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

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

夫音扶，喪去聲。喪失位者也。

孔子曰

仲叔圍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

旅。夫如是，奚其喪

仲叔圍，即孔文子也。三人皆衛臣，雖未必賢，而其才可用，靈公用之，又各當其才。○尹氏曰：衛靈公之無

道宜喪也。而能用此三人，猶足以保其國。而况有道之君能用天下之賢才者乎。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

○子曰：其言之

不作，則為之也難

大言不慙，則無必為之志而不自度其能，不矣。欲踐其言，豈不難哉。

○陳成

子弑簡公

成子齊大夫名，恒簡公齊君。名壬，事在春秋哀公十四年。

孔子沐浴而朝，告

於哀公曰：陳恆弑其君，請討之

朝音潮，是時孔子致仕居魯，沐浴齊戒，以告君。

重其事，而不敢忽也。臣弑其君，人倫之大變，天理之所不容，人得而誅之，况鄰國乎。故夫子雖已告老，而猶請哀公討之。

天音扶，下告夫同。二子三家也。時政在三家，哀公不得自專，故使孔子告之。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

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

孔子出而自言如此意，謂弑君

之賊法，所必討。大夫謀國，義所當告。君乃不能自命三子，而使殺生之耶。

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

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以君命往告，而三子魯之強臣，素有無君之心。

實與陳氏聲勢相倚，故沮其謀。而夫子復以此應之，其所以警之者深矣。○程子曰：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恆弑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



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眾寡哉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因是以正之周室其復興乎魯之君臣終不從之可勝惜哉胡氏曰春秋之法弑君之賊人得而討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

○子路問事  
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犯謂犯顏諫爭○范氏曰犯非子路之沂難也而以不欺為難故夫子教以先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君子循天理故曰進乎高明小人徇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為去聲程子曰為己欲得之於己也為人欲見知於人也○程子曰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人其終至於喪己愚按聖賢論學者用心得失之際其說多

○子貢曰君子居則思而日省之則庶乎其不昧於所從矣  
使去聲下同蘧伯玉衛大夫名瑗孔子居衛嘗王於其家既而反魯故伯玉使人來也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  
孔子與之坐而問焉

○子曰夫欲寡其過而未能也  
與之坐敬其主而及其使也夫子指伯玉也言其但欲寡過而猶未

○子曰君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  
與之坐敬其主而及其使也夫子指伯玉也言其但欲寡過而猶未

○子曰使乎使乎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此良卦之象辭也曾子蓋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此良卦之象辭也曾子蓋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行去聲耻者不敢盡之意過者欲有餘之詞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  
知去聲自毒以勉入也

○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道言也自道猶

○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夫音括方比也乎哉疑辭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雖亦究理之事然專務為此則心馳於外而所以自治者疎矣故復之而疑其詞復自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凡章旨同而文不異者一言而重出也文小異者屢言而各出入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如此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凡章旨同而文不異者一言而重出也文小異者屢言而各出入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如此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凡章旨同而文不異者一言而重出也文小異者屢言而各出入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如此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凡章旨同而文不異者一言而重出也文小異者屢言而各出入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如此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凡章旨同而文不異者一言而重出也文小異者屢言而各出入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如此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凡章旨同而文不異者一言而重出也文小異者屢言而各出入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如此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凡章旨同而文不異者一言而重出也文小異者屢言而各出入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如此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凡章旨同而文不異者一言而重出也文小異者屢言而各出入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如此



寧之意亦  
可見矣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

者是賢乎  
逆未至而迎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詐謂人欺已不信謂入疑已抑  
反語辭言雖不逆不億而於入之情偽自然先覺乃為賢也楊氏曰

君子於誠而已然未有誠而不明者故雖不逆詐不億不信而  
常先覺也若夫不逆不億而平為小人所罔焉斯亦不足觀也已  
○微生畝謂

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

與平聲微生姓畝名也畝名呼夫子其偏蓋有齒  
德隱者栖々依々也為佞言其務為口給以悅人也  
孔子曰非敢為佞

也疾固也  
疾惡也固執也而不通也聖人之於道  
○子曰驥不

稱其力稱其德也  
驥善馬之名德謂調良也○尹氏曰驥雖有  
力其稱在德人有才而無德則亦奚足尚哉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  
或以人稱今見老  
子曰何以

報德  
言於其所怨既以德報之矣則人  
之有德於我者又將何以報之乎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於其所怨者愛憎取捨一以至公而無私所謂直也於其所德者則必以德報之不可忘也  
○或人之言可謂厚矣然以聖人之言觀之則見其出於有意之私而怨德之報皆不得其

平也必如夫子之言然後二者之報各得其所然怨有不讐而德無不報則又未嘗不厚也  
此章之言明白簡約而其意指曲折反覆如造化之簡易易知而微妙無窮學者所宜詳玩也

○子曰莫我知也夫  
天音扶夫子自歎  
子貢曰何

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

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尤於人而不尤  
人但知下學而自然上達此但自言其

及已自脩循序漸進耳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也然深味其語意則見其中自有不及  
知天獨知之妙蓋在孔門惟子貢之智幾足以及此故特語以發之惜乎其猶有所未達

也○程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又曰下學上達意在言表又曰學者須守下  
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蓋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然習而不察則亦不能以上達矣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

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

市朝  
朝音朝公伯寮魯人子服氏景謚伯字魯大夫子服何也  
夫子指季孫言其有疑於寮之言也肆陳尸也言欲誅寮

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



察其如命何

與平聲謝氏曰雖察之想行亦命也其察察無如之何愚謂言此以曉景伯安子路而警伯寮聖人於利害之際則不待決於

命而後泰然也

○子曰賢者辟世

辟去聲下同天下無道而隱若伯夷大公是也

其次辟

地

去亂國適治邦

其次辟色

禮貌衰而去

之然非有優劣也所遇不同也

○子曰作者七人矣

李氏曰作起也言起而隱去者今七人矣不可知其誰何

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鑿矣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

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

與平聲石

門地名晨門掌晨啓門蓋賢人隱於抱關者也自從也門其何所從來也胡氏曰晨門知世之不可而不為故以是譏孔子然不知聖人之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也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

有心哉擊磬乎

荷去聲磬樂器荷擔也蕢草器也此荷蕢者亦隱士也聖人之心未嘗忘天下此人聞其磬聲而知之則亦非常人

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

矣澁則厲淺則揭

硜苦耕反莫已之已音紀餘音以揭起例及硜石聲亦專確之意以衣涉水曰厲揭衣涉水曰揭

此兩句衛風乾有苦棄之詩也譏孔子人不知已而不止不能適淺深之宜

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果哉歎其

果於世也末無也聖人心同天地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忘也故聞荷蕢之言而歎其果於忘世且言人之出處若但如此則亦無所難矣

○子

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

高宗商王

武十也諒陰天子居喪之名未詳其義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

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

言君薨則諸侯亦然總己謂總攝已職冢宰大

宰也百官聽於冢宰故君得以三年不言也○胡氏曰位有貴賤而生於父母無以異者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子張非疑此也殆以為人君三年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禍亂或由以起也孔子告以聽於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矣

好易皆去聲謝氏曰禮達而分定故民易使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好易皆去聲謝氏曰禮達而分定故民易使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

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



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堯

舜其猶病諸。脩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盡矣。而子路少之，故再以其才積之。盛自然及物者，告之無他道也。人者對己而言，百姓則盡乎人。

矣。堯舜猶病言，不可以有加於此。以抑子路，使反求諸近也。蓋聖人之心，無究世雖極治，然豈能必知四海之內果無一物不得其所以哉。堯舜猶以安百姓為病，若曰吾治已足，則非所以為聖人矣。

○程子曰：君子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唯三下於恭敬則天地自立，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畢至矣。此依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

焉。老而不死是為賊，以杖叩其脛。孫弟並去聲，長上聲。叩音口脛其定。

反原壤，孔子之故人，母死而歌，蓋老氏之流，自放於禮法之外者。夷，蹲踞也。俟，待也。言見孔子來而蹲踞以待之也。述，猶稱也。賊者，害人之名，以其自幼至老無一善狀而久生於

足以敗常，亂俗，則是賊而已矣。脛，足骨也。孔子既責之，而因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若使勿蹲踞然。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與平聲，闕黨，名童子，未冠者之稱。將命，謂傳賓主之言，或人疑此童子學有進益，故孔子使之傳命，以

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

之也。寵異之也。

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禮童子當隅坐，隨行。孔子言吾見此童子

不循此禮，非能求益，但欲速成，爾故使之給使令之役，觀長少之序，習揖遜之容，蓋所以抑而教之，非寵而異之也。

論語卷之七



